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东周列国志

(中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1辑〕

东周列国志

（第二册）

中国文史出

东周列国志

明·冯梦龙

第 39 回

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

齐孝嗣位十年，毫无善政，安在其为贤乎？齐桓当日乃必欲废长立幼，亦殊可笑。

展喜却师之语，虽是以先王之命装头，然未必便能挫齐孝之意，得力处在说望他修桓公之业耳。盖其意原欲嗣伯，今既以旧伯主之事动之，又以新伯主许之，彼自然降心而退矣。窥破来人心事，说话便自然得力。

贤才被困，出于不求人知；即有知者，或又无力，不足以相引故也。若臧孙辰之于柳下惠，则既深知其贤，而力又足以相引。平日弃而不用，及至有事则求之，事过仍复弃而不用，无论蔽贤窃位，为圣人所严诛，即以负心忘功而论，亦末世之所不取。

子文在楚，可称贤相。为因错看一子玉，遂貽误国之羞，可为扼腕。盖知人则哲，原是难事。然贾芳一小儿，却反看得明明白白，识得透，拿得定，岂子文之才反出芳贾下乎？总之，子玉不可为将，原不难知。子文时为偏爱所蔽，所以忽而不察也。

将者，征伐战阵之事。而赵衰之举郤穀，则曰：“说《礼》、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、《书》”，曰“德义”，曰“恤民”。这等识见议论，岂可与浅人共道？可见专讲于战阵征伐者，不过偏将之材，必须如先穀其人，方可以当大将之任。

只看晋国人才之盛，便知必定是霸君。相才也有，将才也有，谋臣也有，力士也有，大将也有，偏将也有。春秋四个霸君，无不以得人才之多而成，而晋文为更盛。若宋襄，仅有一公

子目夷及公孙固，而又不能用，便知定不能成伯，定算不得五霸也。

曹、卫之于晋文，既因失礼得罪于先，于其复国之后，又不能早修聘问，请罪求和以纾国难，直至来伐而始求成。如卫成者固已晚矣；乃更有不能度德量力，黜贤臣而行诈术之曹共，其国亡身辱，不亦宜乎？

恃功骄恣，最是武人通病。乱世虽或幸免，若遇刚断之君，鲜有不自害者。如晋之魏犇、颠颉是也。立功以求荣，乃适以自害。弃前功而婴斧钺，亦何乐而为？此骄恣也！

魏犇、颠颉，因已赏班在下，心怀怨望，以忿报之，未称其功也。僖负羁于主君困馁之时，献飧馈璧，不可谓无恩无礼矣，何独不应报乎？况馈飧一事，颠颉岂未之闻耶？受其德而以怨报之，泾渭不分，善恶不别，胸中全没分晓，杀之殊不足惜。

晋文斩颠颉、黜魏犇一事，便有霸君气象，不以私劳废国，法令之所以能行也。况二人所犯者国法，非己之私怨也，不罪不足以为仁，罪之适成其为义。况以首从而分诛黜，亦得仁义兼尽之道矣，其伯也不亦宜乎？

话说晋文公定了温、原、阳樊、攒茅四邑封境，直通太行山之南，谓之南阳。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。时齐孝公亦有嗣伯之意，自无亏之死，恶了鲁僖公；鹿上不署，警了宋襄公；孟会不赴，背了楚成王。诸侯离心，朝聘不至，孝公心怀愤怒，欲用兵中原，以振先业。（欲振先业，岂专在于用兵？主意便错。）乃集群臣问曰：“先君桓公在日，无岁不征，无日不战。今寡人安坐朝堂，如居蜗壳之中，不知外事。寡人愧之！昔年鲁侯谋救无亏，与寡人为难，此仇未报。（先君桓公之伯业，岂专在报仇？可笑。）今鲁北与卫结，南与楚通，倘结连伐齐，何以当之？闻鲁岁饥，寡人欲乘此加兵，（乘饥而伐人之国，先已不是了，安望其能嗣伯乎？）以杜其谋。诸卿以为何如？”上卿高虎奏曰：

“鲁方多助，伐之未必有功。”孝公曰：“虽无功，且试一行，以观诸侯离合之状。”乃亲率车徒二百乘，欲侵鲁之北鄙。（今兖州宁阳等地。）

边人闻信，先来告急。鲁正值饥馑之际，民不胜兵，大夫臧孙辰言于僖公曰：“齐挟忿深入，未可与争胜负也，请以辞命谢之。”（鲁国不修政事以求富强，动不动以词命胜，长处在此，短处亦在此。）僖公曰：“当今善为辞命者何人？”臧孙辰对曰：“臣举一人，乃先朝司空无骇之子，展氏获名，字子禽，官拜士师，食邑柳下。此人外和内介，博文达理，因居官执法，不合于时，弃职归隐。（居官执法，最是好官，最是难得。却因不合于时而归隐，国事可知。）若得此人为使，足可不辱君命，敢重于齐矣。”僖公曰：“寡人亦素知其人，今安在？”曰：“见在柳下。”使人召之，展获辞以病不能行。臧孙辰曰：“禽有从弟名喜，虽在下僚，颇有口辩，若令喜就获之家，请其指授，必有可听。”僖公从之。展喜至柳下，见了展获，道达君命。展获曰：“齐之伐我，欲绍桓公之伯业也。（一句勘透齐孝心事。）夫图伯莫如尊王，若以先王之命责之，何患无辞？”展喜复于僖公曰：“臣知所以却齐矣。”（正经主意，只消一句两句，若做就一篇说话，便是呆鸟。）僖公已具下犒师之物，无非是牲醴粟帛之类，装做数车，交与展喜。

喜至北鄙，齐师尚未入境，乃迎将上去。至汶南地方，刚遇齐兵前队，乃崔夭为先锋。展喜先将礼物呈送崔夭。崔夭引至大军，谒见齐侯，呈上犒军礼物，曰：“寡君闻君亲举玉趾，将辱临于敝邑，使下臣喜奉犒执事。”孝公曰：“鲁人闻寡人兴师，亦恐俱乎？”喜笑曰：“小人则或者恐惧矣；若君子则全无恐惧也。”孝公曰：“汝国文无施伯之智，武无曹刿之勇，况正逢饥馑，野无青草，何所恃而不惧？”喜答曰：“敝邑别无所恃，所恃者，先王之命耳。昔周先王封太公于齐，封我先君伯禽于鲁，使周公与

太公割牲为盟，誓曰：‘世世子孙，周奖王室，无相害也。’此语载在盟府，太史掌之。桓公是以九合诸侯，而先与庄公为柯之盟，奉王命也。君嗣位九年，敝邑君臣引领望齐曰：‘庶几修先伯主之业，（最是此句得力，所谓说在他心坎上也。）以亲睦诸侯。’若弃成王之命，违太公之誓，堕桓公之业，以好为仇，度君侯之必不然也。敝邑恃此不惧。”孝公曰：“子归语鲁侯，寡人愿修睦，不复用兵矣。”即日传令班师。潜渊有诗，讥臧孙辰知柳下惠（谥曰惠。）之贤，不能荐引同朝。诗云：

北望烽烟鲁势危，片言退敌奏功奇。

臧孙不肯开贤路，柳下仍掩展士师。

展喜还鲁，复命于僖公。臧孙辰曰：“齐师虽退，然其意实轻鲁。臣请偕仲遂如楚，乞师伐齐，（以好言退齐，而反欲兴兵往伐，已非正道。况又请兵于楚，尤为不合之甚。）使齐侯不敢正眼觑鲁，此数年之福也。”僖公以为然。乃使公子遂为正使，臧孙辰为副使，行聘于楚。

臧孙辰素与楚将成得臣相识，使得臣先容于楚王，谓楚王曰：“齐背鹿上之约，宋为泓水之战，二国者，皆楚仇也。王若问罪于二国，寡君愿悉索敝赋，为王前驱。”楚成王大喜，即拜成得臣为大将，申公叔侯副之，（申，邑名。叔侯，楚大夫，僭称公。）率兵伐齐。取阳谷之地，以封齐桓公之子雍，（公子雍昔年奔楚。）使雍巫（即易牙。）相之。留甲士千人，从申公叔侯屯成，以为鲁之声援。成得臣奏凯还朝。令尹子文时已年老，请让政于得臣。（想是老落堕了）楚王曰：“寡人怨宋，甚于怨齐。子玉已为我报齐矣；卿为我伐宋，以报郑之仇。俟凯旋之日，听卿自便，何如？”子文曰：“臣才万不及子玉，愿以自代，必不误君王之事。”（难说。）楚王曰：“宋方事晋，楚若伐宋，晋必救之。两当晋、宋，非卿不可。（还是楚成有些主意。）卿强为寡人一行。”乃命子文治兵于睢，（楚地。）简阅车马，申明军法。子文

满意欲显子玉之能，是日草草完事，终朝毕事，不戮一人。楚王曰：“卿阅武而不戮一人，何以立威？”子文奏曰：“臣之才力，比于强弩之末矣。必欲立威，非子玉不可。”楚王更使得臣治兵于芳。（楚地。）得臣简阅精细，用法严肃，有犯不赦，竟一日之长，方才事毕。总计鞭七人之背，贯三人之耳，真个钟鼓添声，旌旗改色。楚王喜曰：“子玉果将才也！”（谁知却不尽然。）子文复请致政，楚王许之。乃以得臣为令尹，掌中军元帅事。群臣皆造子文之宅，贺其举荐得人，治酒相款。时文武毕集，惟大夫芳吕臣有微恙不至。酒至半酣，阍人报：“门外有一小儿求见。”子文命召入。那小儿举手鞠躬，竟造末席而坐，饮酒啖炙，傍若无人。有人认识此儿，乃芳吕臣之子，名曰芳贾，年方一十三岁。子文异之，问曰：“某为国得一大将，（这个大将，殊不甚美。）国老无不贺某，小子独不贺，何也？”芳贾曰：“诸公以为可贺，愚以为可吊耳。”子文怒曰：“汝谓可吊，有何说？”贾曰：“愚观子玉为人，勇于任事，而昧于决机；能进而不能退，可使佐斗，不可专任也。（一句道着）若以军政委之，必至僨事。谚云：‘太刚则折。’子玉之谓矣！举一人而败国，又何贺焉？如其不败，贺未晚矣。”（尝见中人于乡会两场之先，但遇将入场，举子辄道恭喜，不禁匿笑。众人之贺子文，得无类是？芳贾此言深得我心也。）左右曰：“此小儿狂言，不须听之。”芳贾大笑而出，众公卿俱散。

明日，楚王拜得臣为大将，亲统大兵，纠合陈、蔡、郑、许四路诸侯，一同伐宋，围其婚邑。（今兖州府金乡县。）宋成公使司马公孙固如晋告急。晋文公集群臣问计。先轸进曰：“方今惟楚强横，而于君有私恩。今楚成谷伐宋，生事中原，此天授我以救灾恤患之名也。取威定伯，在此举矣！”文公曰：“寡人欲解齐、宋之患，如何而可？”狐偃进曰：“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，是二国又皆主公之仇也。（出亡时，曹、卫不礼。）若兴师以伐曹、

卫，楚必移兵来救，则齐、宋宽矣。”（列国时，此是惯熟主意。）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以其谋告公孙固，使回报宋公，令其坚守。公孙固领命去了。文公以兵少为虑。赵衰进曰：“古者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。我曲沃武公，始以一军受命，献公始作二军，以灭霍、魏、虞、虢诸国，拓地千里。晋在今日，不得为次国，宜作三军。”文公曰：“三军既作，遂可用否？”赵衰曰：“未也。民未知礼，虽聚而易散。君盍大搜以示之礼，（用兵示先未以礼，庸人如何得知。）使民知尊卑长幼之序，动亲上死长之心，然后可用。”文公曰：“作三军，必须立元帅，谁堪其任。”赵衰对曰：“夫为将者，有勇不如智，有智不如学。君如求智勇之将，不患无人。（此时在晋虽不患无人，而已为难得矣，谈何容易。）若求有学者，臣所见惟郤縠一人耳。縠年五十馀矣，好学不倦。（好学不倦，何事不推。）说《礼》、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、《书》。夫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先王之法，德义之府也。民生以德义为本，兵事以民为本。惟有德义者，方能恤民；能恤民者，方能用兵。”（能在根本上立论，便可高视一切，此岂庸夫之所能梦见。）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召郤縠，欲拜为元帅，縠辞不受。文公曰：“寡人知卿，卿不可辞！”强之再三，乃就职。

择日，大搜于被庐，（晋圃所在。）作中、上、下三军。郤縠将中军，郤溱佐之，祁瞒掌大将旗鼓。使狐偃将上军，偃辞曰：“臣兄在前，弟不可以先兄。”乃命狐毛将上军，狐偃佐之，使赵衰将下军，衰辞曰：“臣贞慎不如栾枝，有谋不如先轸，多闻不如胥臣。”乃命栾枝将下军，先轸佐之。荀息父御戎，（为戎车之御。）魏犢为车右，赵衰为大司马。（只看诸人不逞己能，不贪势位，互相推让，已可知其无敌矣。）郤縠登坛发令。三通鼓罢，操演阵法，少者在前，长者在后，坐作进退，肯有成规。有不能者，教之；三教而不遵，以违令论，然后用刑。一连操演三日，奇正变化，指挥如意。众将见郤縠宽严得体，无不悦服。方欲鸣

金收兵，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，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，众皆变色。郤穀曰：“帅旗吹折，主将当应之。吾不能久与诸子同事，然主公必成大功。”众问其说，穀但笑而不答。（此意后却不曾表出，正不知其何所见也。）时周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。

明年春，晋文公议分兵以伐曹、卫，谋于郤穀。穀对曰：“臣已与先轸商议停当矣。今日非与曹、卫为难也，分兵可以当曹、卫，而不可以当楚。主公宜以伐曹为名，假道于卫。卫、曹方睦，必然不允。（先假道而后伐之，最是有理，然亦拿定他必然不肯，若他竟假道，又将何以先端乎？）我乃从南河济师，出其不意，直捣卫境，所谓‘疾雷不及掩耳’，胜有八九。既胜卫，然后乘势而临曹。曹伯素失民心，（只素失民心一节，已可料其必败矣。）又惕于败卫之威，其破曹必矣。”文公喜曰：“子真有学之将也。”既使人如卫假道伐曹。卫大夫元咺请于成公曰：“始晋君出亡过我，先君未尝加礼。今来假道，君必听之。不然，彼将先卫而后曹矣。”（若元咺之说得行，不知晋人却如何处？）成公曰：“寡人与曹共服于楚，若假以伐曹之路，恐未结晋欢，而先取楚怒也。怒晋，犹恃有楚；并怒楚，将何恃乎？”（却不道晋怒已深，而楚又未可恃乎？）遂不许。晋使回报文公，文公曰：“不出元帅所料也！”乃命迂道南行，渡了黄河，行至五鹿之野，文公曰：“嘻！此介子推割股处也。”不觉凄然泪下。（患难之人，最人情所不能忘者也。）诸将皆感叹助悲。魏犢曰：“吾等当拔城取邑，为君雪往年之耻，何用叹息？”（这却说得丈夫气，武人有用，只在此等处耳。）先轸曰：“武子之言是也。臣愿率本部之兵，独取五鹿。”文公壮其言，许之。魏犢曰：“吾当助子一臂。”二将升车前进。先轸令军士多带旗帜，凡所过山林高阜之处，便教悬插，务要透出林表。魏犢曰：“吾闻‘兵行诡道’，今遍张旗表，反使敌人知备，不知何意？”先轸曰：“卫素臣服于齐，近改事荆蛮，（谓楚。）国人不顺，每虞中国之来讨。吾主欲

断齐图伯，不可示弱，当以先声夺之。”（伯者，原是以力服人之事，示之以强，欲因其惧而服之也。）

却说五鹿百姓不意晋兵猝然而到，登城瞭望，但见旌旗布满山林，正不知兵有多少。不论城内城外居民，争先逃窜，守臣禁止不住。先轸兵到，无人守御，一鼓拔之。遣人报捷于文公。文公喜形于色，谓狐偃曰：“舅云得士，今日验矣！”乃留老将郤步扬屯守五鹿，大军移营，进屯斂孟。（卫地。）郤穀忽然得病，文公亲往视之。郤穀曰：“臣蒙主公不世之遇，本欲涂肝裂脑，以报知己。奈天命有限，当应折旗之兆。死在旦夕，尚有一言奉启。”文公曰：“卿有何言？寡人无不听教。”穀曰：“君之伐曹、卫，本谋固以致楚也。致楚必先计战，计战必先合齐、秦。秦远而齐近，君速遣一使结好齐侯，愿与结盟。齐方恶楚，亦思结晋。倘得齐侯降临，则卫、曹必惧而请成，因而收秦，此制楚之全策也。”（可见楚人势大而横，若不胜之，不能成伯。宋襄乃欲借其力而用之，谬矣！）文公曰：“善。”遂遣使通好于齐，叙述桓公先世之好，愿与结盟，同攘荆蛮。

时齐孝公已薨，国人推立其弟潘，是为昭公。潘，葛嬴所生也，新嗣大位。以取谷之故，政欲结晋以抗楚。闻知晋侯屯军斂孟，即日命驾至卫地相会。卫成公见五鹿已失，忙使宁速之子宁俞前来谢罪请成。（何不早来？）文公曰：“卫不容假道，今惧而求成，非其本心。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。”宁俞还报卫侯。时楚丘城中，讹传晋兵将到，一夕五惊。俞谓卫成公曰：“晋怒方盛，国人震恐，君不如暂出城避之。晋知主公已出，必不来攻楚丘。然后再乞晋好，保全社稷可也。”成公叹曰：“先君不幸失礼于亡公子，寡人又一时不明，不允假道，以至如此。累及国人，寡人亦无面目居于国中！”乃使大夫咺同其弟叔武摄国事，自己避居襄牛之地；一面使大夫孙炎求救于楚。（可见若不能制楚肘腋，诸侯先已不服矣，能成伯乎？）时乃春二月也。髡翁有诗云：

“患难何须具主宾？纳姬赠马怪纷纷。谁知五鹿开疆者，便是当年求乞人。”

是月，郤穀卒于军。晋文公悼惜不已，使人护送其丧归国。以先轸有取五鹿之功，升为元帅，用胥臣佐下军，以补先轸之缺。因赵衰前荐胥臣多闻，是以任之。文公欲遂灭卫国。先轸谏曰：“本为楚困齐、宋，来拯其危。今齐、宋之患未解，而先覆人国，非伯者存亡恤小之义也。（此便是伯者假仁处。然亦必如此假仁，而后得以成伯也。）况卫虽无礼，其君已出，废置在我。不如移兵东伐曹，比及楚师救卫，则我已在曹矣。”（带说利害，正是行军要着。）文公然其言。

三月，晋师围曹，曹共公集群臣问计。僖负羁进曰：“晋君此行，为报观胁之怨也。其怒方深，不可较力。臣愿奉使谢罪请平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。”（若从此言，晋文或以负羁之故而曲从，未可知也。曹共亡国之君，宜其不听而反加罪。）曹共公曰：“晋不纳卫，肯独纳曹乎？”（此虑虽是，然后闻负羁之有恩，何不借而用之，乃反以为罪乎？总是亡国之君，作事自然颠倒。）大夫于郎进曰：“臣闻晋侯出亡过曹，负羁私馈饮食；今又自请奉使，此乃卖国之计，不可听之。主公先斩负羁，臣自有计退晋。”曹共公曰：“负羁谋国不忠，姑念世臣，免死罢官。”（这还算他好处，所以后之不即死于晋也。）负羁谢恩出朝去了。正是：闭门不管窗前月，分付梅花自主张。共公问于郎：“计将安出？”于郎曰：“晋侯恃胜，其气必骄。（此句却是用兵人佳话。）臣请诈为密书，约以黄昏献门，预使精兵挟弓弩伏于城堞之内，哄得晋侯入城，将悬门放下，（悬门，即闸板。）万矢俱发。不愁不为齑粉。（此计虽亦可用，独不思晋为大国，臣贤兵众，即使计成。结怨更甚，能保后日之无事乎？小人行险以侥幸，于郎之谓矣。）曹共公从其计。

晋侯得于郎降书，便欲进城。先轸曰：“曹力未亏，安知非

诈？臣请试之。”乃择军中长须伟貌者，穿晋侯衣冠代行。寺人勃鞮自请为御。黄昏左侧，城上竖起降旗一面，城门大开，假晋侯引着五百余人，长驱而入。未及一半，但闻城牆之内，梆声乱响，箭如飞蝗射来，急欲回车，门已下闸。可惜勃鞮及二百余人，死做一堆，幸得晋侯不去，不然“昆岗失火，玉石俱焚”了。晋文公先年过曹，曹人多有认得的，其夜仓卒不辨真伪，于郎只道晋侯已死，在曹公面前，好不夸嘴！（且慢夸着）及至天明辨验，方知是假的，是减了一半兴。其未曾入城者，逃命来见晋侯。晋侯怒上加怒，攻城愈急。于郎又献计曰：“可将射死晋兵暴尸于城上，（愈增怨怒，岂是良谋。）彼军见之，必然惨沮，攻不尽力。再延数目，楚救必至，此乃摇动军心之计也。”曹共公从之。晋军见城头用枰竿悬尸，累累相望，口中怨叹不绝。文公谓先轸曰：“军心恐变，如之奈何？”先轸对曰：“曹国坟墓，俱在西门之外，请分军一半，列营于墓地，若将发掘者，城中必惧，惧必乱，而后乃可乘也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令军中扬言，将发曹人之墓。使狐毛、狐偃率所部之军，移屯墓地，备下锹锄，限定来日午时，各以墓中髑髅献功。（亦以暴尸之计报之。彼以暴尸为惨者，必畏人之暴其尸也。以人治人，最是妙着。）城内闻知此信，心胆俱裂。曹共公使人于城上大叫：“休要发墓，今番真正愿降。”先轸亦使人应曰：“汝诱杀我军，复磔尸城上，众心不忍，故将发墓，以报此恨。汝能殒殒死者，以棺送还吾军，吾当敛兵而退矣。”曹人复曰：“既如此，请宽限三日。”先轸应曰：“三日内不送尸棺，难怪我辱汝祖宗也。”曹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尸骸，计点数目，各备棺木。（此时曹城中棺材生意大盛，必然大有利钱，但不知可要当差否也？一笑。）三日之内，盛敛得停停当当，装载乘车之上。先轸定下计策，预令狐毛、狐偃、栾枝、胥臣整顿兵车，分作四路埋伏，只等曹人开门出棺，四门一齐攻打进去。

到第四日，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：“今日还我尸棺否？”曹人城上应曰：“请解围退兵五里，即当交纳。”先轸稟知文公，传令退兵，果退五里之远。城门开处，棺车分四门推出。才出得三分之一，忽闻炮声大举，四路伏兵一齐发作，城门被丧车填塞，急切不能关闭，（此今人所骂“牢棺材最是碍事”也。一笑。）晋兵乘乱攻入。曹共公方在城上弹压，魏犇在城外看见，从军中一跃登城，劈胸揪住，缚做一束。于郎越城欲遁，被颠颉获住斩之。（好个有退晋之计人，却原来是送头计。）晋文公率众将登城楼受捷。魏犇献曹伯襄，（共公名。）颠颉献于郎首级，众将各有擒获。晋文公命取仁籍观之，乘轩者三百人，各有姓名，按籍拘拿，无一脱者。籍中不见僖负羁名字，有人说：“负羁为劝曹君行成，已除籍为民矣。”文公乃面数曹伯之罪曰：“汝国只有一贤臣，汝不能用，却任用一班宵小，如小儿嬉戏，（若论悬门放箭时，却也儿戏得利害。）不亡何待！”喝教：“幽于大寨，俟胜楚之后，待听处分。”其乘轩三百人，尽行诛戮，抄没其家，以赏劳军士。僖负羁有盘飧之惠，家住北门，环北门一带，传令：“不许惊动，（谚云：“千贯买舍，万贯买怜。”想必为此等事耳。不然，如何值得许多耶？一笑。）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，斩首！”晋侯分调诸将，一半守城，一半随驾，出屯大寨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曹伯慢贤遭势虏，负羁行惠免诛夷。

眼前不肯行方便，到后方知是与非。

却说魏犇、颠颉二人，素有挟功骄恣之意，今日见晋侯保全僖氏之令，魏犇忿然曰：“吾等今日擒君斩将，主公并无一言褒奖，些须盘飧，所惠几何？（却不道千里送鹅毛。）却如此用情，真个轻重不分了！”颠颉曰：“此人若仕于晋，必当重用，我等被他欺压，（如此念头，更是鄙浅。）不如一把火烧死了他，免其后患，便主公晓得，难道真个斩首不成？”（岂敢，忒多心了）魏犇

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二人相与饮酒，候至夜静，私领军卒，围住僖负羁之家，前后门放起火来，火焰冲天。魏犇乘醉恃勇，跃上门楼，冒着火势，在檐溜上奔走如飞，欲寻僖负羁杀之。谁知栋榱楚毁，倒塌下来，扑陆一声，魏犇失脚坠地，跌个仰面朝天。（跌得好！谁叫你扒得恁高？）只听得天崩地裂之声，一根败栋刮喇的正打在魏犇胸脯上。魏犇大痛无声，登时口吐鲜血，前后左右火球乱滚，（烧得好！谁叫你放火烧人？这个只算小小报应。）只得挣扎起来，兀自攀着庭柱，仍跃上屋，盘旋而出，满身衣服俱带着火，扯得赤条条，方免焚身之祸。魏犇虽然勇猛，此时不由不困倒了。刚遇颠颉来到，扶到空闲去处，解衣衣之，一同上车，回寓安歇。

却说狐偃、胥臣在城内，见北门火起，疑有军变，慌忙引兵来视。见僖负羁家中被火，急教军士扑灭，已自焚烧得七零八落。僖负羁率家人救火，触烟而倒，比及救起，已中火毒，不省人事。其妻曰：“不可使僖氏无后！”乃抱五岁孩儿僖禄奔后园，立污池中，得免。乱到五更，其火方熄。僖氏家丁死者数人，残毁房舍民居数十余家。狐偃、胥臣访知是魏犇、颠颉二人放的火，大惊，不敢隐瞒，飞报大寨。那大寨离城五里，是夜虽望见城中火光，不甚明白，直到天明，文公接得申报，方知其故。即刻驾车入城，先到北门来看僖负羁。负羁张目一看，遂瞑。（还看得一看，甚好。晋文此来，只当送终。）文公叹息不已。负羁妻抱着五岁孩儿僖禄，哭拜于地。文公亦为垂泪，谓曰：“贤嫂不必愁烦，寡人为汝育之。”即怀中拜为大夫，厚赠金帛。殡葬负羁，（如此报之，亦不为薄，负羁可以瞑矣。）携其妻子归晋。直待曹伯归附之后，负羁妻愿归乡省墓，乃遣人送归。僖禄长成，仍仕于曹为大夫。此是后话。

当日，文公命司马赵衰，议违命放火之罪，欲诛魏犇、颠颉。赵衰奏曰：“此二人有十九年从亡奔走之劳，近又立有大功，

可以赦之。”文公怒曰：“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，令也。臣不遵令，不谓之臣；君不能行令于臣，不谓之君。不君不臣，何以立国？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众，若皆可犯令擅行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！”（说得正大，必有如此刚断，方才做得大事，成得霸君。赵衰之言，反嫌不正。）赵衰复奏曰：“主公之言甚当。然魏犇材勇，诸将莫及，杀之诚为可惜。且罪有首从，（分别首从，却说得通。）臣以为借颠颉一人，亦足警众，何必并诛？”文公曰：“闻魏犇伤胸不能起，可惜此旦暮将死之人，而不以行吾法乎？”赵衰曰：“臣请以君命问之，如其必死，诚如君言；倘尚可驱驰，愿留此虎将，以备缓急。”（论伤之轻重，以为行法之死生，伯者之所以不如王道处。）文公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乃使荀林父往召颠颉，使赵衰视魏犇之病。不知魏犇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40 回

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

行军之道，全要镇定。子玉性刚而躁，岂是为将之材？况君命退，而必欲进；君命守，而必欲战。则刚愎无礼之甚矣，安得不败？

楚成一生，只算中主。然观其礼款重耳，不怒其言，伐宋之役旋师以避，又戒得臣勿战而让之，却是大有见识，大有主意，又非中主之可及。

列国之中，惟楚最为强横，凭陵诸夏，生事中原。齐桓经营数十年，始得兴师讨罪，而召陵之役，未能伤楚分毫。故桓公班师之后，楚之强横凭陵如故，而齐遂不能复出伐楚之师。桓公没后，诸侯反纷纷奉楚。孟地之会，虽是宋襄不自度量，而劫盟执君，殊为已甚。既欲争霸，而又不能尊事王室，僭号自尊，名虽为伯，而实与周为敌国也。晋为周之同姓，欲图伯则必尊王，欲尊王则必表率列国。若不制楚，则小国不可得而合，王室不可得而尊，而伯遂亦不可得而成也。而楚人狡悍，不可以言词折，不可以礼义服，非用兵力不能为功，故激之使战，其势然也。但楚之兵力，天下之所惧也。非合齐、秦，则士气不壮；非多方设备，则必胜难期；非多埋伏，则楚败不亟而伤残不多，不足以挫其锋而折其气，希中原数世之安也。故城濮一役，不特为晋文图伯之大关键，乃周室得以延国之续命汤也，其功顾不伟哉！

宋被楚兵而求救，晋业已出师矣，却不肯为楚所致，乃伐曹、卫以为解围之计。楚人分兵而宋围不解，则合齐、秦以战之。本是我欲合齐、秦，却使其自来战楚。既求齐、秦以讲和，